

翠袖乾坤 查小欣

新年新景象，今年香港會新增三個免費電視台，分別是Now、有線電視及城市電訊，在三股新勢力衝擊下，一台獨大的無綫如何應戰，電視風雲湧現，連同現有的兩個免費電視台，香港將總共有五個免費電視台及兩個收費電視台，競爭異常激烈，觀眾會如何選擇？廣告客戶會如何分配廣告費用？結果誰勝誰負？會否有電視台被淘汰？關門？這些有待分曉。但從目前情況看，以有「電視魔法」之稱的城市電訊主席王維基最為積極，強攻無綫的黃金檔電視劇市場，挖走無綫劇組九成精英，成功動搖無綫的陣腳，因人手短缺，拖慢無綫劇集製作，監製要落手落腳做導演。

究竟王維基有甚麼雄圖偉略？二〇一二年有甚麼策略？有哪些小生花旦已加盟，我訪問了他，從早反映了一台獨大對整個電視行業的影響，以及幕後人的辛酸。

問王維基是否挖空無綫的製作心臟，令無綫陷入人手荒以至陣腳大亂，王出動高層加工，加花紅利誘，以加合約網羅幕後人才穩定軍心。幕後挖角潮看似已平定，但衝擊卻陸續有來。

他謙說，只希望電視行業因有更多競爭而進步，目前已聘請了三百名員工，據知其中佔三分之二以上是「舊將」，包括《巾幗英雄》與《義海豪情》的金牌編審張華標與朱鏡祺領軍的創作組，已計劃三月中先開拍兩部時裝劇，新劇最快九月登場，首年製作二百六十小時劇集，題材會多元化，並會創新拍歌舞電視劇。

至於製作費，他會落重本，每集高達一百萬，是無綫現時劇集的三至四倍，盡量實景拍攝，不會出現「千呎的公屋這種可笑的佈景。王維基堅守出品要認真、高質素，誓要與其他國家電視台爭一席位，他暗諷無綫的劇集是「廣播劇」，他說：「我要做有演技的劇，現在的劇集甚麼都用對白交代，如電台的『廣播劇』，不用看，單聽便明白。」他說他提供最基本的辦公設備給劇組人員，他們竟大為感動，原來一班資深電視人在舊電視台，多年來連屬於自己的寫字枱也沒有，可想他們待遇之惡劣。

由於篇幅有限，只寫出他連串攻勢的幾個巴仙，已叫人期待電視大戰的來臨。

2012，電視戰國年代

他謙說，只希望電視行業因有更多競爭而進步，目前已聘請了三百名員工，據知其中佔三分之二以上是「舊將」，包括《巾幗英雄》與《義海豪情》的金牌編審張華標與朱鏡祺領軍的創作組，已計劃三月中先開拍兩部時裝劇，新劇最快九月登場，首年製作二百六十小時劇集，題材會多元化，並會創新拍歌舞電視劇。

至於製作費，他會落重本，每集高達一百萬，是無綫現時劇集的三至四倍，盡量實景拍攝，不會出現「千呎的公屋這種可笑的佈景。王維基堅守出品要認真、高質素，誓要與其他國家電視台爭一席位，他暗諷無綫的劇集是「廣播劇」，他說：「我要做有演技的劇，現在的劇集甚麼都用對白交代，如電台的『廣播劇』，不用看，單聽便明白。」他說他提供最基本的辦公設備給劇組人員，他們竟大為感動，原來一班資深電視人在舊電視台，多年來連屬於自己的寫字枱也沒有，可想他們待遇之惡劣。

由於篇幅有限，只寫出他連串攻勢的幾個巴仙，已叫人期待電視大戰的來臨。

天言知玄 楊天命

2011電影記

很久以前已經明白「期望愈大，失望愈大」這道理，其實不論是對事業、愛情，還是人際關係等方面，這句話亦帶有經常應驗的真確性。不過，在我的人生之中，這句話應驗得最多的範圍應是在「觀影」這方面——有朋友可能會認為我說得太誇張，但作為一位影迷甚至是影癡，我實在很討厭那種看完爛片後的失望感覺。

由於近年的工作愈來愈忙碌，所以我的「看片量」也正一年又一年地減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正是快要踏入二零一二年的日子，回看二零一一看過的電影，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只有在旅途上看到的印度電影《我的名字叫可汗》和徐克的新作《龍門飛甲》。

前者講述美國對穆斯林林人的歧視問題，是人在他鄉而偶爾因孤獨而發掘到的佳作，後者則是在聖誕假期中，純粹因時間上的配合而得到的意外驚喜，尤其近年「大熱，但我卻一直未被這門新科技打動，反而認為它令觀影的樂趣大減，直到欣賞這齣電影內刻意迎合3D技術所設計的場面，我才突然因這科技感到微微的興奮！

不過，無可否認，電影的製作條件其實仍未追上徐克的想像，令片內部分的場面予人一種未到高潮就已經草草了事的空间虛感，而且電影好看的地方，其實仍是當中的戲劇而非特技——今年很多令人失望的大片，正正是為了特技而本末倒置，忽略了「戲劇」這故事應有的靈魂。

要數今年令人失望的電影嘛，首位自然是入場前不抱期望，但離場時仍令人感覺失望的可怕劣作《變形金剛》；其次則是《職業特工隊：鬼影約章》——後者的水準其實不算太差，也許只是因過去幾集的出色再加上著名監製J.J. Abrams的名字，所以才令我期望過高吧！

南京的緬懷

琴台聚 彥火

南京是值得留連的地方，雖然我只是來去，而且又都在夏天。也聽說說誇說，可惜知道的太少；現在所寫的，只是一個旅行的人的印象罷了。

今年大除夕和元旦，我是在南京度過的。去年杪在南京開一個會，忽然有一個想法，不如在南京過年。

產生這個念頭是因四十年前，我曾到過南京，自此後沒有重踏過這個城市。

那是一九七一年，是我的旅行結婚。那個年代，流行旅行結婚。

未去南京前，憧憬的是朱自清筆下的南京，令人心焉神馳。

單是朱自清描繪南京風姿，已令人勾魂攝魄了——

逛南京像逛古董鋪子，到處都有些時代之的遺痕。你可以摩挲，可以憑弔，可以悠然遐想；想到六朝的興廢，王謝的風流，秦淮的艷跡。這些也許只是老調子，不過經過自家一番體驗，便不同了。所以我勸你上雞鳴寺去，最好選一個微雨天或月夜。在朦朧裡，才醞釀着那一縷幽幽的古味。你坐在一排明窗的粉牆樓上，吃一碗茶，看面前蒼然蜿蜒着的古城。古城外明淨荒寒的玄武湖就像大漆子的畫。粉牆樓一排窗子安排得最有心思，讓你看的點不多，一點不少。寺後有一口渾圓的井，可不是那陳後主和張麗華在一堆兒的「胭脂井」。那口胭脂井不在路邊，得費點工夫尋覓。井欄也不在井上；要看，得老遠地上明故宫遺址的古物保存所去。

年代迥然不同。朱自清時代的南京，只有在故紙堆裡去尋覓。

那時文革還未過去，內地還處於較哄鬧和落後的年代。這趟旅行，路線由北京、南京、無錫至蘇州。南京是最難忘

的那一站。

那是炎夏時節，甫到南京，便一頭栽進火爐。當時南京是中國三大火爐城市之一，其他兩個城市是重慶、武漢。

在南京，我們真正嚐到了火爐的滋味。那個年代，中國大城市酒店還沒有冷氣設備，南京也不例外。

我們下榻解放前南京最好的勝利賓館。

這是一九四九年前的高級賓館，全部是木結構，木樓梯、木地板，老舊而有氣派，房間只有在天花上安置的一枝吊扇，啟動時發出一陣陣悶響，像一個暮年的老頭，乏力地甩着頭，擺出微弱的薰風。

四十年前的南京，活像密封的罐頭，熱氣恍如一個千斤罩，死死地扣住南京這個盆地。街上的樹葉紋風不動，是昏頭昏腦的悶熱。

嚮導告訴我們，南京人因天氣太熱，上班時間是在下午四時。

唯一可以解暑的，是西瓜。所以所到之處，觸目所見，人們都捧着一個大西瓜在啃，吃相比豬八戒強一些。

在南京，我們只逗留三天，所以再熱也要出去逛。

我頭戴草帽，手揮蒲扇，一邊喘氣，一邊拚命喝水。有一個香港去的計程車司機與我們分配同一嚮導。翌天，嚮導告訴我們，也許天氣太熱，計程車司機爆了血管，入了醫院，生命垂危。

我們聽罷，為之惘然。遊山玩水的興致大減。

有些景點，也一定要逛的。如秦淮河，已洗盡六朝脂粉了。在如林的紅旗、標語中，她一動也不動地躺着，滄桑也還未歷盡，歲月留下的一片蒼白，姿態卻是優雅的，讓人們暗暗緬懷她的往昔風采。

南京是歷朝偏安之所，造成南京人較平和的性格，就算在風起雲湧的激烈年代，也沒有像其他地方鬧得那麼兇，古蹟是相對較完整保存下來了。

（金陵去來）之二

我在美國開奔馳

好友兒子18歲即赴美國密西根州的一所小城唸書，好友去美國看兒子時很輕而易舉地為兒子選了輛奔馳。她告訴我在那個沒有公共交通的小城，沒車不可以，有輛質量保險的車自己即便遠離兒子也會比較放心。

好友說，好多在那裡上學的中國孩子都開着奔馳。慢慢地連那個小城的警察都知道每天早上和中午埋伏在學生宿舍區，守株待兔地等待從夢鄉中驚醒的中國富二代急駕着名車超速飛奔到學校。一次超速罰美元兩百，孩子們為了盡快趕到學校，很少有人和警察理論，從錢包中輕鬆瀟灑地掏出錢，盡快了結。美國警察簡單地開張罰單收繳了學生交上的現金後，悻悻地看着又飛奔而去的學生的車影，不知道這些不開票即收取的現金，警察們回去怎麼處理，誰也不願再去理會這個問題，只是那個小樹林中隱匿地聚集着警車越來越多。這是2009年。

這個到處飛奔着奔馳的故事讓我不由得想起了1996年我在美國開奔馳的經歷。

1996年我赴美國留學時雖然當時的中國已經將國門打開的足夠大，老百姓的生活也富裕了很多，但是作為一名留學生，我還是不得不靠着打黑工來賺取學費和生活費，生活可謂拮据，買日常所用東西都要算計好半天。早幾年赴美做商人的哥哥為了讓我這個學習工商管理學院學生和商業社會不要離得太遠，大手筆幫我買了輛二手但狀態非常新的奔馳：棗紅色，190E，坤式，真皮內飾，帶天窗和加速器。縱然在國內已看到過很多開放初期的款爺駕加長林肯和日本皇冠，但車對於我始終是非常模糊的一個概念，我並不懂它的物質和商業價值。我甚至都不能將Mercedes-Benz的名字用很美式，很優雅的英文準確表達出來，總被哥哥取笑。

哥哥教育我說，在美國，車詮釋着一個人的身份和價值，他說得很乾脆，也很抽象。但對於我這個課餘常常在餐館打工的人，哥哥花錢給我買車，我一點都不以為然。

丹佛太常下大雪，奔馳車的後輪驅動裝置和加速器常常讓我在雪中打滑，旋轉，嚴重的時候我甚至控制不住車的方向，車轉向180度，衝着對面來的車滑行，於是賣掉了奔馳。換了車以後，常有同學和朋友問我：「你的大奔呢？」美國同學在停車場碰上也會詫異地問「What happened to your Mercedes?」這時我才注意到奔馳原來吸引過多少人的眼球。有時候，在校園中碰到不同級的台灣同學，別人會介紹說，「這是某某。」「噢，就是她開的大奔吧！」其實我那輛奔馳一點都不大，是坤車，很精巧的。畢業後兩年的一次同學聚會上，遇到當年的同學們，彼此大多都叫不出名字，但很多人在見到我後，想一想，然後打一個響指，激動地說：「奔馳一姐」。

那個時候我才慢慢地品味開奔馳時的一些經歷：

第一次事故是下大雪時，車在雪中不斷打滑，我將車頭調了360度後還不能停下，遭遇雪地巡邏警察，我膽戰心驚的。警察沒有批評我，在我的車終於慢慢停下來後，走近我讓我出示駕照，然後很和藹地對我說：「這種車由於是後輪驅動，馬力又足，雪地特別容易打滑，很危險。」他建議我去裝一個雪胎，再在後背箱中加入沙包。

那個大雪席捲的夜晚，那位美國警察還友好地告知我，我的後右車燈也壞了，他對我說，後車燈壞了，後面駕車的人最不易發現，他告訴我我要盡快去車行換個燈泡否則也很危險。這位和善的

警察領引我去一個商店裡買了一盞車燈。後來想起來，大概警察的好態度也與奔馳不無聯繫，至少證明我應該不是個社會混混。

上學第一天與剛認識的同學Karen下課後一起走向停車場，碰巧我倆的車放在一起，Karen說，「噢，這是你的車。」她說，「來的時候其實還有很多空位，但看到這輛車我覺得停放在這個旁邊應該很保險，沒想到是你的車，我們真有緣分。」後來我才知道，Karen的車是沃爾沃450，是剛上市的車型，價格也比較貴，她放在我的旁邊是因為駕好車的人啟動，會比較小心。

Karen家住在一座山上，擁有幾十畝的林子；開英國路虎的美國同學Paula家裡養了好幾匹大馬，我們都是因為車常停在一起變成了好朋友。上世紀九十年代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選都要靠自己打工來賺取學費，都比較節儉，打黑工的時間也比較多，和美國人交往的也不多。我當時能和這些美國朋友交成摯友，車應該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時隔十幾年，與Paula、Karen依然還是摯友，提起這段已持續了17年的友誼，她們都感慨地說，奔馳起了契機的作用。

記得有一次我開車去洛杉磯downtown一個加油站，剛開進去，車還未定，幾個黑人兄弟跑上來不由分說地開始給我洗車，我開門下來後和他們開玩笑，「嘿，我沒有要洗車，你們強行洗我沒有錢付的。」黑人兄弟們嬉笑着說，「騙誰呀，奔馳主人沒錢，誰有錢。」這些都發生在1996至1998年。

在更遙遠的1986年，一個住在美國芝加哥的中國廣東人買了一輛奔馳，他不是商人，也不是演藝界的，就是因為要牛一把，就買了輛好車。由於住在芝加哥，氣溫非常低，他的奔馳車中沒有



時代在一輛車的身上打下了烙印。 網上圖片

暖氣，冬天太冷了，他就將一個小電爐搬到車上，用點煙器來帶動暖爐。奔馳車和暖爐讓這個哥們在芝加哥倍受矚目，覺得他很為中國人長臉。差不多20年後我們去芝加哥在唐人街停泊我的奔馳時聽到一位開飯店的中國老闆還在講這個故事。

不知道會不會20年後有中國人再去丹佛大學上學，駕着奔馳車偶遇到我的同學和認識的人時，他們是否還會談到1996年學校裡跑着一位中國內地來的女生開的「大奔」。

奔馳在美國的文化中沒有太明顯的顯現，人們不會去大肆宣揚奔馳是如何如何的好，但是，開了奔馳你收到的禮遇和實惠後，你知道，奔馳，已作為一種文明和成功的象徵被人們根深柢固地接受了。這是我不能擁有奔馳後慢慢琢磨出來的。

1997年離現在已經比較遙遠，1986年已似乎不可企及，2010年更多的中國小留學生將奔馳作為簡單的代步工具，現在的中國似乎已從對車牌的認知和艷羨的過程脫穎而出，奔馳也在中國的城市中肆意奔跑。想起來十多年前駕奔馳我很有些恍若隔世的感覺，不能不慨嘆社會和人們生活的改觀。時代在一輛車的身上打下了這麼厚的烙印。

領導

隨想 興國

《管子》裡有個故事，說齊桓公即位，下令殺牲獻祭禱告上天。負責祭祀的祝史名叫鬼臾，他在獻肉時祝禱說，請上天除去國君煩苛的毛病和多虛言少實際的缺點。齊桓公聽了大怒，狠狠地盯着鬼臾，在獻酒祝禱時，想不到鬼臾又說，請上蒼除去國君，似賢能的毛病。

齊桓公聽了此話，怒氣到達巔峰，恨不得立即把鬼臾已疵殺掉，以洩心頭之怒。但是他忍下來了。之後齊桓公把當時的心理狀態向管子說出來，管子就知道，齊桓公是個明君，有能力稱霸天下。

這就是領導必備的條件之一，聽得進諫言。

高雄一瞥

路地觀察 湯禎兆

剛去了高雄一趟，才發覺很多事規劃不來，而這才是出遊的趣味。出遊前從來沒有打算要在高雄吃西餐，因為是旗津的海鮮以及夜市的繽紛，相信都是足以令自己捧腹而回。想不到在極偶然的機會下，湊巧在書店發現了王宣一新著《小酌之家》。當然有人認識王宣一，是因為她是詹宏志的妻子，但她的《國宴與家宴》早已令看過的人五臟翻雲覆雨，而我更被她的《天色猶昏，島國之雨》擄走心神——人情物事在時代詭辯的跌宕中，大家都只能隨緣而化。

《小酌之家》則是一本介紹她心目中的私房美食之書，而高雄中只有「梅莊資料式小館」榜上有名，於是我忙不迭地把這資料記下來，終於才可以僥倖訂到座位大快朵頤。

事實上，到高雄也不過打算隨意走走，所以也沒有作太多的事前準備。連下榻的華王也是興之所致臨時挑選的，豈料就在愛河旁，不到五分鐘便已是高雄電影資料館的所在地。我不過在高雄住上一晚，卻正好遇上資料館策劃的重頭作「台灣拉美影展」開幕，還湊興聽了好一陣子的講座，想起拉烏·盧伊茲（Raimundo）的種種，光影流轉總是奇妙。而就在愛河對岸的河東路，正好屹立一座充滿地道居酒屋風情的「東京酒場」。我自己禁不住在翌日上飛機前，怎樣也好都要聽着日本的老酒謠，灌下生啤，小酌一個歡樂時光，才願意收拾心情回港。

其實在高雄本來還有一個任務，就是觀賞不太可能在香港上畫的日本人《革命青春》，可惜早已下檔，還好三谷幸喜的新作《鬼壓床了沒》趕及在年關前上映，總算是一得補償了一失。阿部寬今次與深津繪里合演律司行中的上司與下屬，前者的喜劇細胞得以盡情發揮，猝然而逝後的安排反更教人忍俊不禁；後者從來都是多面能手，這次由純情而生成的梗直，最後更成功建構出個人自信的轉化，同樣看得人心曠神怡。

二〇一一年，確實算是有個美好的終結。

我觀察了台灣大選兩個月，每場辯論和政見會都聽了。結論是，就聽諫這項而言，馬英九每次在對手批評施政或指出哪裡有缺失時，表現一定是他受教了，回去一定和幕僚討論如何跟進，而蔡英文不知道是聽進去或跟本把耳朵封起來，反正她從未做錯過，就連她明知自己烏龍，也要誣指對手的事件，顯示的是她根本就不會聽非民進黨的聲音。如果她當選了，會聽得進諫言嗎？會理會社會的非民進黨聲音嗎？

在聽諫言上，誰更適合當台灣領導人？

日本人的管理制度和手法果然高一等。香港盛極一時之日本資金百貨公司「大丸」、「三越」、「松坂屋」等隨着日本經濟消沉而一家家地撤退轉手，至今所剩無幾，但迄今最旺的仍然是日資餘裔之「崇光」、「西武」、「ZARA」等百貨店，他們的擺設布置、地方整潔度、銷售服務態度等仍是同業之冠，井井有條，貨色精良，多能承接日式管理的優點。

難怪內地開放之初不少開公司百貨飲食旅店業等，多重金聘港人管理層出任管理和人才培訓，以引領他們走上軌道，直至近年內地人已學得一二，又多了外國教育後回來之「海歸派」，此「港式人才」才沒有那樣吃香，漸漸地，「港燦」更因

杜亦有道 阿杜

日式管理

不熟稔內地作風習慣而被人取笑，由此亦見為何「香港優勢」正慢慢消逝了。且看大半年前有內地人遊港，因不滿導遊催購物無禮而打了導遊，事後反而要導遊之旅行社賠款作和解，估計是內地人已認為可以「吃定你」啦。

但反過來內地輿論如何瞧不起「港燦」也好，香港法制嚴明，社會管理大體上有規有矩，港人守法有禮卻是內地人不會否定的，起碼在「商業忠誠度」方面他們早用雙腳和銀包作了投票，如公認香港港貨少，不單是醫藥、化妝品、名牌貨，連奶粉、餅乾等日用食品亦紛紛來港入貨，大箱小箱攜回家鄉去。如此口上罵手掏腰包買便可知心態，因此不得不佩服鄧小平之有灼見——早說定「香港要五十年不變」方真正給祖國示範一個好榜樣，因此，港人只要繼續勤勞奮進，也不必要樣樣向祖國標準看齊，才真正發揮到我們自己的功力。